

隱秘之光

《隱行者》首发式暨李青淞詩歌創作研討會文集



主办单位：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

作家出版社

协办单位：北京中科腾云科技
时间：2016年1月9日 北京

隱秘之光

《隱行者》首发式暨李青淞詩歌創作研討會文集



《隐行者》作者简介

李青淞，本名李青松，曾用名李岱松，法号了了、佛德、圆察、常慧、正觉、白玛嘉、扎西敦珠……。1965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塘田镇大坪一组名叫“石湾”的院子。1988年秋，创办《哲理诗刊》；1991年就读于鲁迅文学院。1993年春，任《诗季》丛刊编委会主任；1995年秋，始任《青年文学》杂志诗歌编辑。1997年夏因缘时至，远离红尘，隐逸山林，种菜养花，参禅悟道，著书立说。已出版《灵魂的家园》、《灵魂的飞鸟》、《天真之歌》、《重温亲人——李青松乡音诗选》和“归隐者系列”三部曲以及《中外现代诗名家·李青松短诗选》等诗思集。2003年，洛夫主编的《百年华语诗坛十二家》选入其长诗《我之歌——诞生与涅槃之间的精神史》（北京台海出版社出版）。

2000年秋被请下山，任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研究员，创办并主编大型诗歌与诗学丛刊《新诗界》。2002年6月16日创导“新诗界革命”；2003年4月5日发起创立“新诗界国际诗歌奖”；2004年6月22日，首届“新诗界国际诗歌奖”在北京举行颁奖典礼，标志着中国大陆首个具有国际性的重要诗歌奖项已正式开启。

2004年7月中旬，便又开始归隐佛门，行迹江湖，随缘游方，随喜自在。

2005、2006年，相继被评选授予“中国十大优秀青年诗人”、“中国·第三代诗歌功德奖”。

2015年9月，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《隐行者》双子集：《我之歌——诞生与涅槃之间的精神史》修订版长诗集和《盛世微言——一个现代隐者如是说》诗思集。

目 录

- 一个隐居者的盛世微言（前言）.....谢 冕 / 1
真诗人必不失僧侣心（序言）..... 吴思敬 / 4

《我之歌——诞生与涅槃之间的精神史》评论

- 思想深邃的精神史诗.....（加拿大）洛夫 / 11
一道光的利刃..... 屠 岸 / 16
诗与思的双重重量..... 陈 超 / 20
关于李青淞的《我之歌》..... 纪 弦 / 26
李青淞和他的“六行诗”..... 彭燕郊 / 28
神性的诗歌文本..... 叶 橹 / 31
走向禅道的神性写作..... 吴开晋 / 42
奔跑于马拉松长途..... 李元洛 / 46
生命燃烧的美与魂灵求索的力..... 李复威 / 49
浅议李青淞的诗..... 刘士杰 / 52
身体的隐行与精神的自由..... 王巨川 / 57
持灯者李青淞..... 杨 键 / 62
诗中真歌吟..... 谭仲池 / 65
神性的歌者..... 王开林 / 69

世界在我中间	孙 谦 / 72
思想求索者与灵魂探险者的“凤凰涅槃”之歌	谭五昌 / 83
微言而大义	张智中 / 89
生命感悟与神性写作（外一篇）	张建安 / 91
神珠在掌 心宇自照	王 平 / 101
倾听与旁白	吕 历 / 104
诗之真魂	伍立杨 / 109
读李青淞	吴昕孺 / 111
“神人”向我们走来	屠国平 / 115
自性真识的不朽闪光	贺梓轩 / 118
自由与沉默的歌者	艾华林 / 126
变化之妙，在于一心	龙彼德 / 129
新诗“定型”中的宝贵探索	邱景华 / 134
浅析李青淞《我之歌》六行体长诗的文本意义	闫 艳 / 140
李青淞六行诗阐释	吕陈群 / 151
重读六行诗：现代禅诗的意蕴意境	陈君华 / 158

《盛世微言——一个现代隐者如是说》评论

李青淞《盛世微言》读感随赋	屠 岸 / 165
微言亦危言	叶 橹 / 167
一个时代叛逆者的诗性言说	谭五昌 / 170
在风吹和雨打之间逍遥	譙达摩 / 175
尘世清音	徐 迅 / 177
无话可说	欧阳白 / 180
李青淞——一位复合的诗人	庄晓明 / 184
一面之缘诗友李青淞	茅 白 / 188
那些诗里诗外的闲话	陈 娃 / 191

盛世隐者，微言大义 吕颂文 / 197

众评《隐行者》

杜运燮 牛 汉 蔡其矫 郑 敏 痃 弦 陈望衡 邱华栋
徐敬亚 王晓华 潘 维 燎 原 譙达摩 胡 亮 从 容
刘 博 李天靖 叶 人 李争光 冯 娜..... / 201

惟孤独者必得永恒——诗人李青淞访谈录..... 譙达摩 李青淞 / 211

附 录

《我之歌——诞生与涅槃之间的精神史》自白..... 李青淞 / 221
《盛世微言——一个现代隐者如是说》前言..... 李青淞 / 224
《盛世微言——一个现代隐者如是说》后记..... 李青淞 / 226
《隐行者》首发式暨李青淞诗歌创作研讨会纪要..... / 228
半百人生 品味感恩——一个平凡行者的心迹..... 李青淞 / 268
《隐行者》首发式暨李青淞诗歌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..... 新闻通稿 / 325
《隐行者》首发式暨李青淞诗歌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..... 中国作家网 / 328
以诗道禅 李青淞诗集作品《隐形者》在京首发..... 中国新闻网 / 330
《隐行者》首发式暨李青淞诗歌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..... 凤凰读书 / 331

一个隐居者的盛世微言^①

(前言)

谢冕

他为自己构筑了一个远离尘嚣的居所，不是别墅，也不是华苑，而是在偏僻的乡间，一个被改造的旧民居。他把这在旧日古刹基础上筑造的居所取名“清庐”。诗人的清庐我没有到过。清庐所在的慕田峪长城倒是到过的。我想诗人的居所一定是清雅脱俗的，他可以在那里写诗冥想，也可以礼佛诵经。

他说自己是“远离红尘，归隐山林”，但我觉得诗人的心未曾远离尘世，他的思考是超然的，却也是入世的。我这里讲的是他新近出版的《盛世微言》，上一本《我之歌》，已有诸多名家评说了，我不再多言。今天单说这一本新诗集。这是个以诗思想的人，虽说作为现代隐者是与世俗保持距离的人，但他的言说却未曾忘记世上的事。其明证就是这本诗集的命题，他不仅感到了“世”之“盛”，而且悟到了“言”之“微”。据此可以判断，这是个清醒的隐者，因为他住在叫做“清庐”的地方。

他的开卷话题是诗人的孤独。从诗学的角度讲，他是对的，不是个别的诗人，几乎可以认为，作为诗人，其内心总是孤独的。诗人敏感，情感丰富，且表现独特，言谈举止均有不同于常人之处，孤独几乎就是诗人的宿命。“我的孤独就是思想，我的思想就是孤独”。他的格言似的句子，凝练而沉郁，体现了作为诗人睿智的领悟。“隐逸是最完整的，清静是最辽阔的，孤独是最强大的”，这些难免有点高扬的言辞，证明他是如此沉醉于自己的冥想，

* 这是我为“《隐行者》首发式暨李青岑诗歌创作研讨会”所作的发言

你不能推翻他的判断，你只能静静地倾听，他的诗句不仅是智慧的，而且蕴含着旷远的禅思。

这个现代隐者，他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，既是对现实保持距离的静观，也是体现自身强大的对于大千世界遥远的凝视。他把诗人的孤独设定为一种诗学的高度，但他也不乏庄重的省思。他对于孤独的表述，不止是远志大略，他也有郑重的内省，而这些发自内心的自我省视，因为他的坦然而动人。“我的话别人听不懂，我的字别人看不清》……”

他有时反观自己，觉得自己有时也不懂自己。他自谓是社会的多余人，是被红尘所放逐的，他揶揄自己是“捡拾时代遗弃的思想，捕捞人生落网的精神”。这也许是自谦，也许竟是自嘲。

他选择远离红尘，回归山林。他向诸佛顶礼，他的孤独于是有了归宿。他形容此刻的心情是：雨后初霁，烟消云散。“心率多声部的变奏戛然而止，继之以天人合一的和弦”。在诗人的感悟和皈依面前，作为朋友，我自知我只是俗世之人，我不懂佛道，尽管我尊重，但我真的被他矢志不渝的虔诚所感动。如今的诗人，见面双手合一，开口闭口“阿弥陀佛”，是个虔诚的佛门弟子。记得那年，我们相约登梵净山。大风雨中我们走岔了路，而后迷途知返。梵净山号称全程九千步（其实是九千级台阶）。狂暴的风雨中，我被恐惧逼上退路。而此刻的这位诗人，硬是勇登绝顶礼佛。仙俗两道，判然分明。

他是很有些纯净了，他可以与世无争，但他依然思考着，天上的事以及地上的事，都在他的心中翻腾。生当太平时势，人可以微，言也许轻，但思考依然继续，甚至依然痛苦。这就是不改原本的诗人品性。如今我们看到的《盛世微言》，说是一本诗集，却更像是一本隽永的格言集。“诗人与时代”集中阐释诗和诗人在精神领域的独特的地位和使命。“诗人是破译上天密码的人”，“真正的诗人是上天的使者”，这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在说话。我也曾说过，诗歌是高雅的，诗人是高贵的。我与作者的心是同一节拍，我们一致坚守诗和诗人的神圣感。

在这个莫名其妙的时间，诗人何为？

在这个无法言说的空间，诗人何为？
在这个散发着腐朽之气的墓园，
我们该怎样建造光芒万丈的宫殿？

这声音是如此郑重，甚至有点严酷，他向着浩茫的时空诘问，内敛、尖锐、而蕴着烈火。诗人未离尘世，他依然生活在纷扰的人间，尽管他心存善念，但他抗争依然。他一如往昔呼唤诗人承担使命，向着一切的丑陋和邪恶抗争。

回到这位隐居者的现实处境，我们知道他是一位虔诚的佛祖的信徒，他读经是肯定的，也知他茹斋，焚香礼拜是他的日常功课，这也肯定。从他的诗歌风格看，他的确摒除了一般诗人的那种浪漫情怀，他不写一般的抒情诗，他的诗几乎也摒弃了风花雪月的描绘，对于爱情，他有自己的评说，这种评说多半是沉静的，“临风修竹，为谁而立”，“有谁不为玫瑰的花香弯下过腰”，爱情在他这里仍有地位，也在他的思考之中。但他的心是沉浸下来了。尽管他内心依然沸腾，为这人世的正义和真理。在他的这些诗作中，万念俱灰的意念与他绝缘，他依然念着、恋着他所挚爱的人生和世常。

整本诗集，他都用来思考，忘记的是外在世界的繁华和喧嚣，不曾忘记的是人间的苦难，坚忍，爱，自由，创造，以及人性的尊严。他的诗，与其说是在叙述些什么，毋宁说是总在思考着什么。有哲理，有禅意，一般说来“没有”抒情，抒情是在思考之外，只是理性背后的隐藏者。他有很多诘问，他也有很多困惑，但处于孤独之中的纯粹的思考者，却给与他的诗歌以特有的魅力。

2016年1月8日20时于北京昌平北七家

（作者系著名诗歌理论家、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）

真诗人必不失僧侣心

(序言)

吴思敬

西方近代诗学有一种趋向，那就是追求诗与宗教的合一。钱钟书在《谈艺录》中引用德国诗人诺瓦利斯《碎金集》中的论述：“真诗人必不失僧侣心，真僧侣亦必有诗人心”^①。这两句话相当准确地表达了近代诗人对诗与宗教关系的理解。

“真诗人必不失僧侣心”，是说诗人应有一种广义的宗教情怀，这种情怀基于人对摆脱生存不自由状态的渴望。在时间的永恒面前，人感受到生命的短促；在空间的浩瀚面前，人感受到自身的渺小。而宗教的价值就在于对人生不自由状态的解脱——清洗心灵中的泥沙，消除生存中的妄念，寻找关怀天下苍生的大道，从而使自己的灵魂在栖居中得以安宁。至于诗歌，正如日本学者湊浦友久所说，诗歌抒情最主要的源泉来自于回顾人生历程时升华起的时间意识。他所说的这种时间意识，也就是一种生命意识。人在现实社会中会受到种种限制，生命的有限与残缺，使得人本能地幻想自由的生存状态，寻求从现实的拘囿中解脱出来，而诗歌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象征形式，是力图克服人生局限，提升人生境界的一种精神突围。基于此点，诗人就不会仅仅以展示现实生活图景，表达诗人情感、欲望为满足，而是要透过他所创造的立足于大地而又向天空敞开的诗的境界，向哲学、宗教的层面挺进，昭示人们返回存在的家园。

^①钱钟书：《谈艺录·八八》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272页。

“真诗人必不失僧侣心”，还意味着诗人与僧侣在思维方式上某种程度上的相通。宗教的思维方式，在于对时间的某种瞬时的领悟中，使瞬时永恒化，最有代表性的是禅宗的“顿悟”。所谓“悟”，便是指人的心灵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转变。禅宗认为，禅是不可言说的，要言说也要绕路而行，因而特别强调闻声悟道、见色明心，强调暗示性。而这恰恰又与诗人在审美创造中的思维方式得以沟通。荷尔多林说过，“自古以来，诸神的语言就是暗示。”海德格尔对此解释道：“诗人之道说是对这种暗示的截获，以便把这些暗示进一步暗示给诗人的民众。这种对暗示的截获是一种接受，但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给予。”^①优秀的诗作都具有这种暗示性，强调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，强调表达的疏密得当、不即不离，具有一种含蓄、空灵之美。

当然，这里讲的“真诗人必不失僧侣心”，并不是把诗人与僧侣完全画等号。僧侣，是离开世俗生活，为了信仰而修行的人。他们以弘扬佛法为己任，他们的言说，即使是借助于形象的说法吧，也是为了阐释佛学禅理，传播宗教文化。而诗人尽管在追求生命的自由、在思维方式上与僧侣有相通之处，但诗人写诗的目的却不在于弘法，而在于言志传情，他可以有一颗僧侣心，他写出的诗字面上却无佛理禅学的痕迹，不过，透过诗人笔下的意象、情境与鲜活的情感状态，有时也可以让人感受到禅的趣味，领会到禅悟般的境界。

现在就让我们从上述的角度，来观察一下李青淞和他的诗。

李青淞，湖南邵阳人。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，曾创办《哲理诗刊》。90年代初就读于鲁迅文学院。90年代中后期，隐逸山林，远离红尘，参禅悟道，并继续写作，出版了《灵魂的家園》、《灵魂的飞鸟》、《天真之歌》、《重温亲人——李青淞乡音诗选》等诗集。李青淞孤身一人，谦逊低调，漂泊不定，随遇而安。他说：“我只求简单的生活/我苛求充实的生命”。的确，他的生活简单到了极点，却葆有一颗礼佛向善之心。

^①海德格尔：《荷尔多林诗的阐释》，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，第50页。

他精研佛经，潜心学诗，他身居乡间的“清庐”之中，却心怀众生，悲天悯人。在他看来，学佛不仅是为了发现自我，寻找自我，而且也是为了完善心性修养，协调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与人的关系，使心胸得以开阔，使人生境界得以提升。2015年，作家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总称为《隐行者》的两本诗集：《我之歌——诞生与涅槃之间的精神史》和《盛世微言——一个现代隐者如是说》。从中可以看到，他的诗歌渗透了一种深厚的宗教情怀，有一种超脱世俗的对人生的体悟和大爱，他善于在隐逸中冥想，他的作品具有“诗”与“思”的双重品格。

诗人在《盛世微言》第一辑“孤独与隐逸”的开头，手书了“世人皆下海，我独上山来”这两行诗，表明了他在物欲横流、道德沦丧、世俗的红尘遮蔽了人的诗意本质的时代，在生态失衡、雾霾笼罩、人类生存面临危机的时刻，作为一个诗人所意识到的责任。《我之歌》和《盛世微言》，是他在隐逸山林与云游天下中记下的心路历程，其中特别是他对“我是谁”这一亘古以来的哲学命题的追寻，是极有价值的心灵探险，是在国人精神危机、价值失衡的情况下，对“自我”的心灵救赎。

能否在主体与客观世界的交融中，自觉地发现自我，形成对自我的认知，这是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所在。然而正确地认识自我，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因为，“自我乃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海。”^①“宇宙无尽，即青春无尽，即自我无尽。”^②面对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，人往往迷失了自我而不自知，发出“长恨此身非我有”的慨叹。人的最大敌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自己。欲求索世界的意义，首先要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。因此，人们在对大千世界、宇宙万物怀有强烈好奇的同时，也有强烈的探寻自我的愿望。李青淞的长诗《我之歌》探索了“我”从出生到生命终结的心路历程，其情感的真诚，思考的深邃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这是他在诗集前

^①纪伯伦：《先知》，《先知·沫与沙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46页。

^②李大钊：《青春》，《新青年》1916年第2卷第1号。

边的《自白》中对“我是谁”这一古老哲学命题的体悟：

此“我”即我，亦非我；有我之缩影，亦有众生之投影；有尘世之我的心路历程，更有真如之“我”的精神诗史。“我”心即佛，佛即觉悟之“我”（也即众生）。这个“我”，不仅是人类，而且是世界万物的代称，天地人神的化身。“我”可以是您，是我，是他（她），是它，等一切事体；同时可以是一条道路，一束光芒，一滴水珠，甚至可以是一个词语，一点空白，一片虚无，它什么都是，什么都不是，又无所不在，无所不容，遍虚空，含法界……

如果您——神性的读者，能够从“我”这方多棱镜中读出您的影子，照见您的心灵，找到您的道路，走向您的归宿……那么，“我”的无题之题已标识起来，“我”的无目的之目的已显现出来了；那么此刻握笔与您倾诉的这个我，也就心满意足了，或者“我”已在天堂为您留下一个神圣的座席了。

这段话对“我”的深层阐释，充满了禅思的机辩。在诗人晃动的这面多棱镜中，读者不仅可以发现自己，更能触发在诗歌中如何处理“我”与世界关系的思考。诗是自我与世界的拥抱，诗中既有诗人的自我，又有诗人的“非我”，即诗人生活其中的宇宙。诗永远是主体与客体拥抱或碰撞的结果。诗人忠实于自我，但又不能局限于自我，而应当把自我的感觉、情感、思维、想象向无限深广的境界中推进，让自我与世界融合，让个体与万物呼应，冲破自我的封闭状态，使主客观达到高度的协调一致，这样心灵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感。

李青淞既是佛门弟子，又是诗人，他也面临着身份认同的问题。不过，在我看来，他的第一身份应该是诗人。这是由于他不断地出入于隐逸与入世之间。隐逸使他获得心灵的安宁，入世使他感到生活的意义。他还未能做到完全心无挂碍，“身如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”，他还在牵挂着这个世俗的世界，他愿为人间的真善美而歌，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社会的假恶丑。就他的诗作而言，尽管融有一定的佛理成分，但总体上不

属于宣扬佛学禅理的宗教诗，而是有明显的主体意识与个性色彩的诗性话语，请看——

他的出发点是：“做原始的人，/写原初的诗，/悟原本之道。”

他的本性是：“我从石湾走出/天生秉有石头的灵性/我的本能就是击石取火/连一个光斑也不放过”。

他的现状是：“为了未来，我葬送了现实的幸福/为了真爱，我抛弃了尘世的花朵/为了光明，我历尽了黑暗的折磨/为了正义，我背叛了伦理的亲情/为了真理，我抵押了肉体的生命/为了大我，我跪行在通天的长阶”。

他的理想是：“以流亡者的情怀写诗，/以哲人的头脑革命，/以仙家的心态生活，/以觉者的淡定归去。”

透过这些洗炼的，富有张力的诗行，一个飘逸的、孤独的、执着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呈现出来。在当下诗坛同质化的写作铺天盖地的形势下，这个独特的、非常个性化的诗人形象的存在，是值得珍惜的。

因此，李青澗如何认同自己的身份，是他的事，我只把他认定为一个诗人，一个有着可贵的僧侣心的真诗人。

（作者系著名诗歌理论家、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）

《隱行者》

《我之歌——诞生与涅槃之间的精神史》评论

思想深邃的精神史诗

——评李青淞《我之歌——诞生与涅槃之间的精神史》

(加拿大)洛夫

有幸结识诗人李青淞，应是一种缘。我的朋友中礼佛的本就不多，台湾有诗人简政珍，现在多了一位诗人居士李青淞。我与他们结缘，主要还是源于诗。倾心交谈，念兹在兹，诗仍是我们话题的核心，当然也涉及宗教，随缘也参禅论道。

我和李青淞首次近距离的接触，是在南京夫子庙的灯影下，秦淮河畔的橹声中。2002年11月下旬，我应南京市作家协会之邀走访仍留有六朝风月的金陵，七天中曾在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作了数场讲演，并参加南大同学为我举办的诗歌朗诵会。其间，李青淞专程远从北京赶来会我，在暖暖的秋阳中陪我畅游了金陵的名胜古迹。数日相聚，我才发现他是一位茹素的虔诚的佛教居士，他三十出头，却蓄有一口黑髯，“道貌岸然”，故我以“道长”称之。

同年，我受北京一家出版社的请托，主编一部《百年华语诗坛十二家》的长诗选集时，欣喜地读到了李青淞一首一百七十五节的六行体诗《我之歌》。仅看标题，我立即联想到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名著《我自己的歌》。惠特曼这首诗主要在通过自我的体验，以折射十九世纪美国工业社会在烟尘滚滚中所展现的开创精神，以及物欲横流中的人性执迷，而李青淞的《我之歌》则是一篇“在诞生与涅槃之间的精神史”；惠特曼写的是形而下的指涉与讴歌，李青淞写的则是形而上的沉思与灵魂深处的搜秘；惠特曼乃在通过“小